

前边已是公海

吕文(执笔) 顾泽民 陆寿钧



群众出版社



前边已是公海

吕文（执笔）

顾泽民 陆寿钧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前边已是公海

吕文（执笔）

顾泽民 陆寿钧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20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6 定价：0.45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112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写的是海湾市公安局和海关联合侦破的一件国宝走私案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个春节期间，海关查私处截获了走私犯偷运出境的国宝“玉香笼”，围绕着这一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，展开了一系列的情节描写。我公安局长王炼，刑侦科长李辉会同海关的缉私人员，与走私集团的头子李青山、茶米兰，以及走私分子们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。最后，终于把这伙走私犯擒拿归案，国宝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港澳同胞和旅外华侨纷纷来归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‘浩劫’中，国内有海外关系的人，好多都遭了殃，给打成了‘特嫌’，一连十多年与海外亲友不能通信往来。现在，一旦允许亲友重逢了，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那种急于与亲人相聚的心情是特别炽烈的。所以，一进腊月，回国探亲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几倍，甚至十几倍。这就使海关工作出现了空前紧张的局面。为了应付这个空前的紧张局面，海关的各个科、室都停止了办公，全部动员起来，投入了旅检和邮包现场的工作。此外，还把训练班的一些小学员，也停课调到了第一线。

郑关长是老海关了，抗战的时候，就在胶东一个口岸，干起这个行当。多年的实际工作中，他积累了丰富的与走私分子作斗争的经验。春节前，出、入境旅客和邮包的猛增，国内外的亲友要在春节欢聚，这使他高兴；但在另一方面，他却百倍地提高着警惕。根据他以往斗争的经验，走私分子往往要趁我们大忙的时候，混水摸鱼，蒙混过关。为了和走私犯罪分子进行有力的斗争，他召开了党、团员，积极分子会，做了动员。让大家擦亮眼睛，一方面做好迎接亲人来归的工作，一方面要提高警惕，决不放过走私犯罪分子。会后，他又调整了力量。他把查私科的精明强干的欧阳明月和林茂春抽了出来，叫他俩到国际邮包处协助工作，并且关照他俩要耐心地帮助刚刚上阵的训练班学员。

欧阳明月和林茂春是两个年轻的查私干部。欧阳明月三十二岁，身材修长，高一米七五，黝黑的脸庞、高高的鼻梁，一对浓眉下那双闪光的大眼睛，特别精神。他刚刚结束了一件重大的走私案。在办案过程中，善于发现蛛丝马迹的线索，重调查研究，严格掌握政策，案子办的干净利落，领导和同志们都很敬佩他的办案才能。林茂春刚满二十六岁，皮肤白皙，眉清目秀，是个漂亮机灵的小伙子。他俩住一间独身宿舍，彼此了解，也合得来，上一个案子，他一直做欧阳的亲密助手。现在，郑关长又把他俩派到一起，到邮包处去协助工作，指导学员们进行邮包检查。

这天早晨，两人先到海关大楼查私处签了个到，拿了当天的报纸、信件，然后到车库推出了摩托车。林茂春让欧阳明月坐进车斗，自己骑上去踩着火，驾着摩托车向邮包处驶去。

摩托车停在邮电大楼的院里。林茂春锁好车，跟欧阳明月走进大楼。一楼和二楼是进出口国际邮包大厅。海关在这里和邮局联合办公。海关负责拆包、检查、打税；邮局负责向国内外投递。

欧阳明月和林茂春走进大厅，训练班的学员们已经打扫好卫生，准备各就各位开始检查。一楼是进口邮包，春节前这阵子进口的邮包堆集如山。寄回的东西多半是花生油、奶粉、炼乳之类。花生油是用透明塑料罐装的，无法藏私，问题不大。欧阳明月嘱咐林茂春，注意泡沫包装，然后就到二楼去了。

吊着帆布大口袋的自动吊运线、徐徐地运行着。欧阳明月穿过自动吊运线，来到出口邮包处。出口邮包数量很少，

比起进口邮包处，这里就显得冷清多了。

欧阳明月光是把注意力放在薄弱的地方和容易出漏洞的环节上。因为走私犯惯于象老鼠那样挤门缝而进。所以，出口邮包虽然不多，但欧阳明月却非常重视。

欧阳明月巡视到一个梳长辫子的女学员身后，便站下了。女学员身旁堆了一些鼓鼓楞楞的麻袋邮包，拆开的几个，全都是些粗细不等的药根。女学员又打开一个，一看又是药根，便有点不耐烦了，口里嘟哝着：“真是，寄这些破树根干嘛用啊！”

她一边不耐烦地嘟哝着，一边过了过秤，开了税单，推给了下一道工序——重新包装的女工。女工刚要重新包装，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等一下！”

女工停了手。

长辫子女学员回头一看，发现欧阳明月站在她身后。姑娘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不由得脸刷地一下子红了。

欧阳明月并没有注意女学员的表情，眼睛盯住了一条茶杯口粗细的药根。这条药根笔直，上下一般粗。欧阳明月拿起来掂了一掂，又拿了另外一根粗细长短差不多的掂了掂，马上感觉到了重量明显的不同。他把两根药根分别放在磅称上秤了一下，果然这个笔直的药根比另一根重了差不多一倍。

长辫子女学员停止了手里的工作，瞪大眼睛在看着欧阳明月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重量的显著差异，引起欧阳明月高度的警惕，他拿起那根笔直的药根，仔细地观察起来。他从上到下，然后慢慢旋转着，用眼睛仔细地搜寻着……但是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。

欧阳明月又认真看了一遍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。他心里嘀咕了：“奇怪，同样的树根，重量差异这么大，肯定是有鬼嘛！可是，怎么一点儿马脚也看不出来呢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，然后对长辫子女学员道：“你这儿有放大镜吗？”

长辫子女学员回答道：“有。”说着从抽屉里找出放大镜，递给了欧阳明月。

欧阳明月接过放大镜，又认真仔细地观察起来。放大镜下，清晰地现出了放大的凸凹的树皮纹。放大镜在树皮上扫瞄着。突然，欧阳明月的眉毛抖动了一下，两只大黑眼睛闪闪发光。放大镜下，在一条树皮纹的边沿上，发现了半公分长短的、似乎刀割的痕迹。欧阳明月在刀痕上用手指拨了几下，上边刷刷地脱落了一些粘上去的树皮屑，露出了一条清晰的、用刀子划开树皮的刀痕。欧阳明月取出一把小刀，用刀尖沿刀痕将树皮划开，然后又轻轻剥开，在露出的黄色树杆上，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横断锯缝。欧阳明月用小刀撬开锯缝，里面露出了充塞的棉絮和包装的红绸。欧阳明月把用红绸包着的东西抽了出来，将红绸打开，里面是一个玉雕花瓶。

“哎呀！”长辫女学员瞪大眼睛惊讶地喊了一声。

另一些学员都纷纷凑拢过来，围着这个玉雕花瓶惊奇地、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。有的啧啧称赞欧阳明月真了不起；有的说走私犯真狡猾，欧阳明月没有受到围拢过来的女学员们的纷扰，拿起花瓶来端详了一下，不由得眉头皱起了很高。这时，林茂春也来了。欧阳明月把玉雕花瓶递给林茂春，林茂春接过看了看笑道：“今天真不错，总算钓了条鱼！”

欧阳明月拿过邮包的包装皮。这是个用麻袋片缝起来的，面上缝着一块半旧的白布，白布是用墨笔写的地址，字歪歪斜斜很不规整，象根本没学过毛笔字的小学生写的。上面写着：

寄 香港西营盘路13号904室

李青山 先生 收

海湾市海湾县下湾公社红星大队 李春水寄

欧阳明月把包装皮交给林茂春：“挂个长途，了解一下这个寄件人的情况！”

林茂春接过包装皮道：“我看，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，很可能是假的。”

欧阳明月道：“这是推断，还得让事实说话。”

林茂春笑了笑，把寄件人的地址姓名抄到一张纸上，然后到电话室打长途电话去了。

欧阳明月这才对围拢的学员们宣布了一条纪律，不准到外边议论，更不准向外人透露查到玉雕花瓶的事。宣布完纪律，欧阳明月就叫学员们各就各位去继续工作。他把玉雕花瓶又按原样放好，放进他的手提包里。

林茂春打完电话回来，欧阳明月从林茂春那得意的神情里，已经判断出他要汇报的内容了。没等林茂春说话，他先提起皮包道：“走，回关里去，向郑关长汇报。”

林茂春会意地答应了一声：“好，走吧！”

林茂春说罢和欧阳明月走出大厅，下了楼，急忙把摩托车打着火，让欧阳明月坐进车斗里，驾驶着摩托车驶出邮电大院，向海关驶去。

二

二十分钟之后，欧阳明月和林茂春回到了海关，坐在了郑关长的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向郑关长做着汇报。

郑关长手捧着那个玉雕花瓶端详着，听着林茂春的汇报。

“……我打电话向下湾公社红星大队了解这个寄件人的情况。红星大队的同志说没有这么个人。我请他们仔细查一查，他们说根本用不着查，他们那个大队都是姓丘的，姓方的，没有一个姓李的男人。”林茂春呷了口茶，继续说下去，

“这说明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都是假的。”说着，他还是忍不住得意地用眼睛望了望欧阳明月，然后带着自我表扬的口气道：“我察看了邮包的邮戳，在邮局方面了解到的寄出地点，就是这个下湾公社的邮电所。我又打电话向下湾邮电所了解，希望他们能提供寄件人的特征，真遗憾！他们那天特别忙，回忆不起来寄药根人什么模样儿了。嗯，我的话完啦！”

郑关长把手中的玉雕花瓶轻轻放在桌上，掏出支烟来吸着道：“这就是说，这是个很狡猾的老手，不留痕迹，我们一点儿线索也没抓着？”

林茂春摊开两手，说：“就是！这家伙实在太狡猾啦！”

郑关长问欧阳明月：“明月，你的看法？”

欧阳明月这才说道：“我认为，走私犯很可能是投石问

路。”

林茂春惊讶地把目光转向了欧阳明月。

欧阳明月胸有成竹地道：“这个玉雕花瓶，玉质很差，雕工也一般，是一件一般的工艺品。请看——”

欧阳明月拿起玉雕花瓶，把黑色的底座翻到上边给林茂春看：“瞧，这里边有工艺品商店贴价格标签的痕迹。”

林茂春不由得心里暗暗佩服，刚才那股子得意劲一下子消失了，觉得耳朵有点儿发烧，脸——刷地红了。

郑关长这人有“爱将癖”，他对欧阳明月一直是很喜爱的。他喜爱欧阳明月锋芒不露，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事，从不轻易表达的踏实严谨的性格。他把这看做是一个海关干部的好品质。他对好干部是爱而不宠，严格要求，放手使用。这时，从他那微笑的表情上，可以看出他很欣赏欧阳明月的细心和判断，但是只说了句：“说下去，说下去！”

欧阳明月接下去说道：“很简单，走私犯没有必要挖空心思，花了这么大的精力，往外偷寄这么一件东西。这种东西只要有发票，完全可以公开寄，或随身带出去。所以，我认为，走私犯手里有一件价值很高的东西，很可能是贵重文物，想搞出去，就先想了这个办法，看看可不可以蒙混过关。”

郑关长点点头道：“嗯，有道理。下一步——你的意见？”

欧阳明月果断地表示了意见：“马上放掉，等候大鱼！”

郑关长又问林茂春：“小林，你的意见？”

林茂春急忙道：“同意，同意！”

郑关长把烟在烟灰缸上捻灭，站起来一边踱着一边道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办！现在马上把它还原发走，注意保密！”

“是！”欧阳明月答应着。

郑关长继续道：“走私犯可能变换花招，除了加强邮包方面对此类药根注意检查外，还要通知旅检，对一切携带出境的药根都一律严格检查！”

欧阳明月一边答应着：“是！”一边动手把玉雕花瓶用红绸包好，塞进那个被掏空了的树根里。

这时，郑关长从他的大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，递给了欧阳明月：“你们看看这封一个香港的同胞寄来的信，很可能与这个玉雕花瓶有某种关系。”

欧阳明月接过信，抽出了信笺展开，信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的楷书：

海关领导同志台鉴：

敬禀者，吾今得悉，“四逆”除后，神州百废待兴。吾辈身居香港，但衷心期望祖国昌盛。然则，竟有个别中华民族之不肖子孙，正企图将祖国一批珍贵文物盗运走私出境，牟取暴利。吾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报告贵关，请相信绝非无中生有，扰乱贵关的视听。敬请贵关密切关注，千万千万勿使走私罪犯得逞，则国家幸甚，民众幸甚，吾亦幸甚！恭此钧安！

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
写于香港

欧阳明月看罢，把信递给林茂春，对郑关长道：“我看

信写的很诚恳，很值得引起注意。这个玉雕花瓶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很有可能与这个珍贵文物走私案子有关。”

林茂春看完信道：“对！看情况这很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文物走私案。”

郑关长不太喜欢林茂春的飘浮和夸夸其谈，特别注意随时随地帮助他克服这个缺点。这个缺点对于别的工作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对海关工作，对和狡猾透顶的走私犯打交道，可就要引起特别注意了。郑关长把小林派到欧阳身边，就是有意识地叫欧阳影响他。此刻，郑关长听了小林的话，立刻和蔼地纠正道：“咱们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抓到手，是不是重大文物走私案？还不要忙于下结论、定框框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，深入地去观察，去调查研究，然后根据事实再做相应的结论。干我们这个工作，千万注意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去考虑问题。”

小林知道郑关长这一大套话是针对着他说的。他觉得面子很有些过意不去，脸胀红了，但是没吭声，没反驳，心里可是有点不那么服气。

郑关长又点了支烟嘱咐道：“既然走私犯在邮包方面投石问路，估计很有可能沿着他试探过的路子走私出口。你们在邮包那边，要特别注意！”

“是！”欧阳明月和林茂春答应了一声，起身准备离去。

“等一下！”郑关长喊住了他俩，“马上和邮电局联系一下，希望他们通知所有邮电分局和邮电所，注意邮寄药根的人的特征。”

“是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欧阳明月和林茂春答应着走出

了关长室。林茂春忍不住道：“咱们郑关长真有两下子，想得这么周到。”

欧阳明月笑道：“他是几十年的老海关了。过去就是全国有名的查私能手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他这么里手。”

“走，到办公室写个介绍信，到邮电局去一下！”

“好。”

两人说着到办公室去了。

三

“鱼饵”放下去，四个星期过去了，还没见到鱼儿来上钩。

林茂春有点沉不住气了。这几天整天叨咕：“怎么搞的，这条鱼怎么还不上钩？”叨咕得欧阳明月都有些烦了。其实，欧阳明月心里也在嘀咕。不过，他和林茂春不同，他不单是着急，而是从各方面进行着分析……邮包的复原露了破绽吗？不会，是他自己亲手复原的，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搞得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；是不是泄密了？……不会，这些日子加班加点，学员们集体住在这里，另外，宣布过纪律，再说，来邮包处这几个学员都不是本市人……泄密的可能性不大；另外，邮包及时发出，没有拖延日期，不会引起香港收件人的怀疑。……考虑过来，考虑过去，工作中确实没出什么漏洞，那就是说，我们太心急了，走私犯一定在窥测方向，寻找机会。想到这里，欧阳明月的心就定下来了。
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，按民间的习惯，这一天是过小年。这天香港往来的邮包特别多。欧阳明月多年海关工作的经验提醒着他，这一天他再三嘱咐查包的工作人员和学员，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，要特别注意检查树根，他自己也加强了巡视，一点儿也不敢放松。在欧阳明月和林茂春严阵以待的情况下，这条鱼终于上钩了。

将近中午，林茂春突然惊叫起来：

“欧阳，欧阳！快来！”

欧阳闻声走了过去。只见林茂春手里托着个麻袋布的邮包，包装的大小和形状，都和上次近似。欧阳明月接过来一看，面上也缝着一块白布，字迹和上次相同，寄往地与收件人姓名都一样，只是寄件地址换了，寄出地点是邻省的一个县城邮局。

林茂春气愤地说：“这个家伙多狡猾，跑到邻省邮局去寄了，怪不得拖了这么多天。”

欧阳明月没言语，拿着邮包没在现场拆查，和林茂春到了邮包处的办公室，把邮包处的包主任也请了来，这才动手，拆开了邮包。邮包里还是药根，和上次的重量、条数都差不多，也有一条和上次装玉雕花瓶的一样，茶杯口粗细、笔直的药根。欧阳明月用手扒了扒树皮，果然也有树皮屑脱落。欧阳明月取出小刀划开树皮，露出了树杆的拦腰处的锯缝，撬开锯缝，也是红绸包好，用棉絮填充的。欧阳明月抠出一些棉絮，把红绸包包取出来，打开一看——三人都瞪目了！原来这是一个雕着龙凤的筒筒，玉质纯真，玲珑剔透，无瑕疵、雕工精湛，不懂行的也能看出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。



欧阳明月拿着这件玉器仔细察看着，发现筒里有个纸条。欧阳明月取出纸条展开一看，上边也是用毛笔写的楷书，显然和邮包封皮是一个人写的。上边写着几个字：

“翠姐出门，戴帽穿鞋。”

欧阳明月将纸条递给了林茂春和邮包处包主任看。两人看完，还没等包主任开口，林茂春又抢着表态道：“翠姐出门、戴帽穿鞋！问题复杂了，很可能即是走私案又是政治案！”

“你的根据？”欧阳明月声音很严厉。

“嗯，……不是政治问题，搞暗语干什么？”林茂春拿不出根据又不服气地反问。

包主任接过话头道：“走私犯使用暗语联系，比特务的花样也不少。”

包主任这句话，使林茂春无言可对了。他掏出烟来点燃了，狠狠地吸了一大口。欧阳明月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伸手向林茂春要了支烟吸着，包主任也自己掏出烟来点着，小屋不大，三支“烟筒”冒烟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烟雾弥漫了。

三个人吸着烟，都在开动脑筋，苦苦思索这张小纸条的秘密。

林茂春虽然给包主任顶了一句，嘴里不逞了，可是心里并不那么服气：我没根据？你们也没什么根据证明这不是政治暗语嘛！他仍然按这个路子猜想着……翠姐——肯定这是个人名，一定是个女的，对，很可能是个女特务！……出门，这显然就是指的出境嘛！这戴帽穿鞋……女人戴帽子的可不多，这个特征容易抓，不过穿鞋嘛……唉，谁不穿鞋呀！这……穿鞋是什么意思呢？……